

当人们手机片刻不离时,什么年、月、时辰、分秒都“四合一”了,日历、月历、年历统统变成液晶显示的阿拉伯数字,日夜的界限模糊了,四季的节气淡化了,年与年的跨界似乎就是几个数字的来来回回。不是吗?

人皆有积习,岁月形成习惯,习惯成自然,自然转化为程式,譬如在每年元旦这一天,我依然是换本新日历,翻开第一页,感觉活生生的一年,厚厚的,一沓呼唤人走进来,不觉精神抖擞起来。

生活不是仪式,但它的郑重,也有它应得到的尊重。你尊重了时间,生活报答你的是收获;你尊重直面生活,时间给予你的是有板有眼、方方正正。而日历中似乎还藏着一种提醒——

别忘了和时间玩耍。过去,人们的生活没我们惬意舒服,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在北京的生活,民国时期应该是中人以上的优渥,他的斋号叫苦茶庵,想想北风呼号的冬日,夜灯如豆,呵砚成冰,就了其苦了。

日历是嘛?日历是时间的表格,是岁月的刻度,没有重量质量体积面积,每一种生物却都无时无刻不把生老病死放在这个刻度上,被推着领着牵着喜怒哀笑着。时间是虚拟状态,但它确实每时每刻又是物质状态。原来总以为年节的红火热闹藏在月份牌里,每每过了腊八喜欢翻篇数页,看看离除夕放炮还有多少天,计算着手里的小鞭炮还有多少,一天放多少才能坚持到初一和十五。

那时候,过年和寒假捆在了一起。一个规律很小时候就发现了,月份牌换成新的了,过年不远就快了。那里边各个角落里的“玩耍”,被搜罗殆尽,写作业学习考试都是“玩耍”的陪衬,什么都可以忘掉,唯有这个“玩”字睡着了也挤到梦里来。

再以后渐渐知道了,人生真不是玩的,但人生必须还原到“玩耍”这个点位上,否则“真不是玩儿的”。信吗?想起一段历史。被称之为书圣的王羲之,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顾全大局、明察高远,史家称之“逸少(王羲



新年换本新日历

姜维群

之)早识,善察百年”,他急流勇退,晋永和十一年(公元355年),他在父母墓前发誓,从此不“贪冒苟进”,以避免死亡无日之凶。从此他和时间玩耍,“羲之既去官,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,弋钓为娱……采药石不远千里,遍游东中诸郡,穷诸名山,泛沧海”。王羲之自己这样说:“我卒当以乐死。”在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东晋,他不仅没有灾祸,还活得美滋滋乐呵呵,死后快两千年了还戴着书圣的桂冠呢。

正因为有了这样远离官场的念头,他告诫子孙退让,七个儿子五个都是名人。他写的兰亭序立意高远,成为千古文章与书法之标杆,无人超越。这皆源于他和岁月讲和、与时间“玩耍”。

年,是漫长岁月的一个短短的刻度,是人期待恭谨送旧迎新的节点,所以文人特别喜欢在新年,面对新灿灿的又一年时,做一点笔墨上的事,作为岁首的留痕。藏书家黄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春节到了又过去了,偶然想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的旧习惯,要‘元旦书红’。就是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,首先落笔的应该用朱墨写下的无论什么东西。说这会给人带来好运气,‘万事亨通’。想想这是很有点可笑的,不过也好玩。”

好玩也不好玩,《翁氏家书略记》中曾说到清代的大书法家翁方纲,先生最工蝇头细书。尝用文待诏故事,四句后元旦用瓜仁一粒,书古人“金殿当头紫阁重”句。六句后又以胡麻十粒粘于红纸帖,每帖作“天下太平”四字。至戊寅元旦,书至第七句,日倦不能成书,先生叹曰:“吾其衰矣。”果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丑时归道山。

这一点陶渊明看得通透,他在岁暮写道:“明日非今日,

岁暮余何言!素颜敛光润,白发一已繁。”岁暮的今天过去,明天就是新岁,但是素颜白发还能说什么?

有首唐诗把没有日历的生活摹写得十分到位:“偶来松下,高枕石头眠。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。”在这山深林老的松下高卧,没有日历,寒冷过去了不知哪一天是过年。一旦没有了时间的刻度,似乎也没有了纪年的紧迫感,轻松惬意呀。

故而,当我们把一页一页的日历撕掉,过去的一天一天像烟云消散,什么心情?东坡大学士写诗告诉我们:“老去怕看新历日,退归拟学旧桃符。”人老了,不喜欢甚至有抗拒拒新的岁序,不是不喜欢,是不情愿地被胁迫,不得不依从地跟随。

日历、月历、年历,月份牌、台历、挂历,林林总总,谱写出来记载岁月时时刻度的曲谱,我们都认为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,流逝的是似水般流动的时间,其实是我们视觉心理的错觉。明明是云在月下飞舞,而感觉却是月走云不动,所以外国有哲言说——

“你和时间是流逝的吗?不,时间停伫,我们才是流逝的。”我们都是时间的被流逝者,当弃掉旧日历,换上新日历之时,我们把青春美颜充沛饱满流逝在时间里。是在这个长河中搏风击浪未必是随波逐流,抑或是在闲庭信步?颇像时间,能设定却未必能锁定。

和时间“玩耍”吧,虽然生活不是玩儿的,但一定留出来玩儿的空间。换一本新日历吧,在一整年厚匝匝的日历中,把“玩耍”锁定几页儿,再绑定几篇儿,年年绑定,三生有幸。不信吗?不信就试试。

题图摄影:雪青



二〇二四新年好(中国画) 季家松

风景新年独好

仇士鹏

新的一年,希望能一直拥有打扫的心情,每周抽出空来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把窗子都擦一遍,它们是房屋的眼睛,却经常被灰尘加了层消极的滤镜,可事实上,窗外翩跹而来的晨光是多么鲜亮、清澈!再把堆积的杂物清点一遍,除了那些值得纪念的要好好收藏,其他的要么整理起来等待废物利用,要么打包后扔到梦境都找不回的地方。当生活摆脱了拥挤与逼仄,快乐才会回归简单与轻松。

新的一年,希望能生活在生活淤积的河道里找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,哪怕再细再狭窄,也能让水流通,在疲惫中扬起一首欢快的歌谣。

人忙起来,就是一只不分昼夜转得天昏地暗的陀螺,此时,更要保护好心房里骤然冒出来的感叹号。两点一线是为了身体的生存,而通勤路上对风花雪月的欣喜,闲暇时对人烟烟火的热恋,回家后从布衣菜根里得到的温馨,才是为了灵魂的生存。

保持感官的敏感,看到父母头上冒出的又一缕白发,听到树冠深处的一声清脆鸟鸣,闻到一个陌生人手中玫瑰的余香,“尝”到一本老书中别有洞天的新意……不要让大脑在被塞满后变得呆板僵硬,也不要因为手中塞满了文件,就丢掉能发现美的放大镜与望远镜。像夸父一般赶路,总有一天会倒在干涸的路上,怀有少年的心态,才能咏而归。

新的一年,希望压在桌板下的日程与计划都能一条条地抽出来,化作会飞的魔杖,直奔远方。那些躺在手机里的旅游惠民卡和年卡,早就跃跃欲试了,那些关于山河的理想,早就在眺望的目光里一次次地流浪。想去的森林与峡谷,想看的朝阳和残照,只在文字中邂逅的水墨江南、壮阔海域,只在歌曲中畅想的草原边塞、北国南疆……年轻时,世界小得像是一个地球仪,等年老了,一座小城都会大得像是一片大陆。

那些常年挂在嘴边的事情,比如健身、学习新的技能,也该付诸实施了。总是幻想着,当身材健美、学识渊博、技能众多、长袖善舞等词语和我绑定时,我在职场或者生活中该是多么风生水起。可惜,这些词语不会让我唾手可得,它们必然要与我隔着一道艰苦而漫长的道路。但只要有点必要,就总有到达的一天。尽早迈开步,不然,等好不容易采撷到胜利的果实时,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了,那岂不是莫大的浪费。

此外,那些一次次敲响窗子却总被我视若无睹的灵感,也需要在一支笔的精雕细琢下,变成一篇篇承载着片刻欢喜或感伤的文章了。人在一年年的行走中,会渐渐变成多年前的影子再也重叠不起来的样子。过去写下的文字,日后再也写不出来,每一段旅程里的那个自己,如果不用文字记录下来,等到记忆和牙齿一起开始松动,他就真正成了离家出走的人,一去不复返。

新的一年,已经在门外了,北风零度的亲吻,让她的脸颊通红。快把她请进来,围炉而坐,热一壶酒,放进几朵窗花与一抹霞光,就着两首诗与她共饮——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新年独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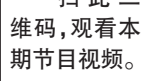
和平区洛阳道有一座西式二层砖瓦楼房,这里曾是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故居。

曹锟字仲琳,天津人,1862年出生于大沽口一个贫苦的造船家庭,生性豪爽,练过一些拳脚刀枪,青少年时曾以贩布为生。光绪八年(1882)投新建陆军当兵,复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深造。甲午中日之战后,他攀附袁世凯,升任新军第三军统制,已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当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称帝之时,冯国璋、段祺瑞等人都反对此举,唯有曹锟公开表态支持,并上书劝进,因此被封为虎威将军、一等伯。

曹锟发迹后,依仗权势积累了巨额财富,据相关记载,其家产不下5000万,列北洋军阀人物之首,这从其大兴土木、广修宅院的行为上就可见一斑。

曹锟的私家园林有两处,一在保定,现为保定市人民公园。另一处位于今河北区黄纬路的解放军九八三医院(原二五四医院),本为大买办孙仲英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所建,1923年,曹锟购选大总统之际借此园做寿,孙亦乐于结交新贵,遂将花园重金售与曹锟,自此“孙家花园”更姓易主。在1927年出版的《新天津指南》一书中,将曹家花园与荣园、华北博物院、天津公园、大和公园、英国公园、俄国花园、李公祠和鹿圈蜂场并称为当时天津的“九大名胜”。除此之外,曹锟在天津的豪华住宅另有三处,其一在今河北区民道,1919年修建,为前后两幢二层带地下室砖木结构西式小洋楼。其二在今和平区河北路,1922年建,有前后两道院,前院建中西结合二层带地下室楼一座,后院建三座二层小洋楼,并有一座花墙分开前后院。还有一座就是洛阳道的这幢小楼,当时这块区域叫泉山里,属于英租界,这里也是曹锟人生最后的居所。

该楼虽经百年风雨沧桑,整座楼房仍保存完好,属于带有折衷主义建筑特征的意大利式建筑,始建于1923年。其东临南海路,南近重庆道,西靠河北路,北傍洛阳道,建筑面积1244平方米。正立面中部前凸,腰线上下均由立柱支撑。主楼前檐有四根圆立柱,塑有花纹。外墙为混水墙面,局部镶有黄色瓷砖。顶层四坡出



扫二维码,观看本期节目视频。

浑成与尖新看上去是一组对立的概念。我们若想寻找古诗中浑成的佳作,可谓俯拾即是,至于尖新,却往往不好拿捏。

王维《使至塞上》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是写景浑成的名句,而这一“直”“圆”又容易联想到白居易的“孤烟生乍直,远树望多圆”,但这两句读起来好像不够畅快,好像在头脑中联想时总不能形成稳定的画面,不太好聚焦似的。

葛兆光先生《唐诗选注》认为其中原因是“白诗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地方的特有景致”,这似乎显得太表面化了。白诗中并没有“大漠”“长河”之类地名,自然就缺乏地域指向,但做到了地域特指就能使诗句出色吗?此外,虽然古人追求写景语句即便不透露地名也能让人一看便知,但这并非必然的要求和规律。何况,白诗的逊色,究其主要原因,还是取决于炼字造句,并非景致的特别与否的问题。

“孤烟”二句是《渡淮》一首的颌联,首联写道“淮水东南阔,无风渡亦难”,颌联顺承下来,是要着重强调“无风”的效果,而非地点的特殊。为了用烟的直和树的圆来体现“无风”,就要在有限句式内,尽量使用细腻形象的笔触,但这两句的艺术性坏就坏在“生乍”和“望多”这略显多余的描摹语。“乍”字宜写动态,或不稳定的状态,如汉乐府《上陵》“山林乍开乍合”,阮籍《咏怀》“俯仰乍浮沉”之类。“乍直”,有一种突然兴起的应激之感,白诗本想写“无风”时孤烟的“直”,但“乍”字却反而让人想起《风赋》“乍卷通天之雾,时飘覆水之烟,勃起则大木斯拔”那大风狂起的感觉。足见“乍”“直”是违和的。至于“圆树”的茂盛,具象感很强,固然不如“圆日”显得符号感那么浑成,而“多圆树”就更显琐碎碎了。零散的诸多圆树,一旦远望,就容易连成片,不再是一个个的“圆”,除非这些树彼此离得远,望之可数,但野生的树怎么会有这种类似人工的布局呢?

总之,这两句的问题就是生硬造作痕迹太重,不够自然。所以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说其“尖新”,即刻意追求人工翻新、雕镂之意。

而《瀛奎律髓汇评》载纪昀评语:“第三句本右丞‘大漠孤烟直’句,则是恒语,四句乃是刻意造出。此种可偶一为之,专意效之,则堕入竟陵、公安鬼趣。”恒语就是平常话。他认为“孤烟生乍直”很普通,而“远树望多圆”很做作,一个没有新意,一个过于刻意。虽有微词,但评价得比较宽松。他又认为这样的诗很易堕落成竟陵派、公安派风格。历史上很多人对这两个流派持反对意见,钱谦益曾批竟陵派“鬼趣”“诗妖”,嫌其“深幽孤峭”“清吟冥语”(《列朝诗集小传》),刻意雕琢,佶屈艰涩。这样说来,评价得似又太苛刻了。

纪昀又说:“妙在出语浑成,不伤大雅,与‘武功派’之琐屑不同。”他批评白诗的同时,又用“浑成”作回护,令人不解。白诗虽无伤大雅,但无浑成之妙。“武功派”是指以唐代姚合“武功体”刻意求工诗风为主导的流派,胡震亨《唐音癸笈》评其风格为“巧撮其长”“体似尖小”,提要地说,就是“尖巧”,这样的诗句很难做到浑成。纪昀有些自相矛盾。

一番分析,大致可见浑成与尖新的区别所在。那么,有没有二者和谐统一的例子呢?

贺知章《咏柳》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即属佳例。《唐诗归》载钟惺的评价是“奇露”,奇露显露,与“尖新”近。黄周星《唐诗快》则评为“尖巧语”。很多人会对此感到意外,觉得这首自幼脱口可诵的诗,朗朗上口,怎能说尖巧奇露?其实仔细想来,把和煦化物的春风,竟然比喻成剪刀,这就极具“陌生化”,而剪刀那锋利而“尖”的形象,本是很多诗人不愿用来比拟春风的喻体。柳叶由稚嫩伸展至于老成,是自然而然的,过程,一旦说是裁剪出来,反而减少了自然的生命力。所以,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喻未必多么高明。大概人们因为柳树是尖状的,就与剪刀混为一谈而不再细辨了。而这诗广受好评的原因,其实在于它的笔触流畅,语气爽朗,音调协美。也就是说他用文字笔法的“自然”战胜了违背客观生命“自然”而造成的“不自然”。就像写水墨画了,单纯欣赏笔墨的时候,离形弃貌也是使得的。但对笔墨形态的思考,或许已经脱离了事物本相的分析。所以黄周星的评语还有后半句:“却非由雕琢而得。”这首诗因为语气不雕琢,就显得浑成,因为句不雕琢,掩盖了比喻的雕琢,达到了意象尖新与格调浑成的统一。假设它连遣词造句之中表达的口吻都雕琢了,就将一败涂地。

读诗散札(十三)

诗的浑成与尖新

魏暑临



沽上丛话

历史聚光灯下的曹锟故居

石玉



曹锟一生大起大落,行事多有争议,尤其是其贿选总统一事,颇受后人诟病,但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评价曹锟“虽未受过正式教育,但他恢弘大度,襟怀开朗”,胡适亦曾称赞其处事公平,可算一位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,而他晚年居住的这座小楼也见证了一段风云岁月。作为天津五大道的代表性建筑之一,该楼在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《小楼春秋》解说词:

这座近百年的建筑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妇人,斑驳的遗迹依稀还可看出她当年的绰约风姿。

映入眼帘的西洋古典柱子,给人一种古希腊柯林斯柱式的联想,细微的变化中,自由设计与古典元素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这座西洋古典的建筑里终老的曹锟,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。(节选)



小楼春秋 [76]